



四佳集
十六

序記

~16
2415
16

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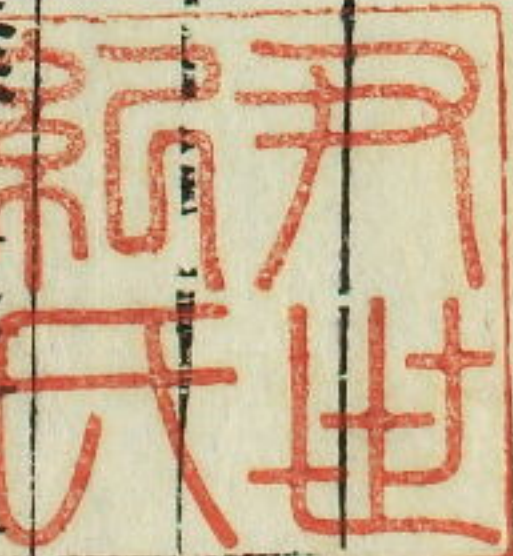
2415
18-16

四佳文焦小卷之三

記類

政成樓記

順本平壤府之屬邑後分為縣縣地小產乏處通
 遠樞轄之要使華蹄輟劇涕為其守者僕僕焉惟
 奔走送迎是事少或不愜坐受苛譴尤其病者距
 監司大府不遠豪胥悍吏出入搪突喜駭惡瘡動
 靜必聞非他荒城僻邑之守之比非清心礪節冰
 蘖其操者鮮能自全其為任不亦勞以劇乎嗚呼
 以如是之勞劇會不暇於蒞民况暇於脩舉廢墮
 乎居正屢往復過此每見館宇湫隘雖暑月炎蒸
 無一樓暢叙悶悶有空甑之歎近自關西來者盛



稱順新樓之壯浩然有登覽之興茲者順之守李
侯來過予言曰歲戊戌承乏分符今考滿將逝尚
於簿書之暇僅備材瓦若干欲脩官廨但時屈未
舉鄉之父老以僕夙期已逼合辭請建一楹以寓
去思之意不獲已撤館南門因舊址增大其規模
寔樓三間翼以前後楹稍加丹牖不侈不陋經始
於春仲至夏五訖功雖不足以壯一邑之聳觀小
可奉娛賓客請公賜名與記居正曰美矣哉子之
為政也竊觀今之守令其罷軟齷齪者雖文字刀
筆魯不措手復何事於外哉間或有號為賢者能
者則謂小縣不滿牙頰高視闊步睥睨官廨之脩
廢有同逆旅坐觀其弊以俟後來其於為政之體

何如耶今侯考已滿而樓又成請扁以政成侯曰
可余惟政之為言正也正已而正人之謂蓋守令
之政非一大而七事小而一施措一營為何莫非
政耶成者就也非蕪之謂是故樂奏一終為成所
謂大成言其備所謂三年有成言其久侯之為政
於順六期十考之間澤施於民而民愛慕之禮接
賓客而賓客交譽之化彫瘵之小邑而阜成之易
頽圯之官廨而張皇之剏治磐錯綽有餘刃上上
之考為一道最謂非政成可乎噫古循吏之以政
平著稱惟漢為盛三吳五袴第一之政非一朝可
成成於彼又終則增秩召還彬彬為名卿今侯考
滿將逝居正之有望於侯而名樓政成夫豈徒哉

侯則既然使嗣侯者心侯之心政侯之政愆久勿替則於名樓之義庶近之侯諱禮全字敬夫全城著姓早筮仕揚歷所至有政聲云癸卯中秋

征建州行軍圖記

皇明混一區夏臣妾萬國叢爾建州女真獨梗聖化 聖天子遣使撫諭貸其反側之愆賊心不悛屢犯上國 皇上赫怒命將薄伐於成化十五年閏十月十一日指揮高濂奉 勅旨諭以出師敵愾之義十二日乙丑 殿下命右贊成魚有沼領兵一萬前往助順庚辰到理山鎮江冰不合罷兵而還十一月己亥更命左議政尹公為都元帥平安道節度使金嶠為副元帥以諸將配之李惇仁

為虞侯金礪石許混辛仲瑀李堪曹淑沂為從事官又命承旨李季全先往調兵是日 上御便殿引都元帥以下餞慰之勉以勤王之義都元帥再拜稽顙曰敢不對揚庚子拜辭己酉到小朔州部署諸將以李惇仁為海青衛將李湫琦為獅子衛將李欽石為龍驤衛將李從生為虎賁衛將洪利老為忠武衛將成貴達為中衛將辛以中為左衛將王宗信為右衛將邊靖為前衛將韓叔厚為後衛將如十隊將輜重將槍將之類亦各隨材任授又以沈安仁曹碩輔安琳李敷金岡為副元帥從事官作五衛連結六衛圓陣圖曉諭將士又檄召有武才沿邊守令萬戶數十人來赴碧團是日都

元帥歷訪入攻之策甲士崔自軋生長邊城熟諳賊路迂直遠近獻策曰自碧團抵兀刺賊巢由陸六七日由水路不過四五日可到今方冰沍可由水路辛亥到昌城遣姜自成等潛入賊境覘道里遠近阨塞險夷行軍利害乙卯姜自成來報水路冰堅可濟師四宿可到賊巢丁巳分軍隸五衛六衛衛各有隊伍己未會將士頒軍令庚申渡江由胡照里到三岐為營陣不疾不徐盡舍而止辛酉喻童子峴至雜木藪其間路峭冰滑騎馱不能行令左衛先行治道乃行經相會棧路到仇里案下營壬戌由也外江達婆猪江經琵琶串次林洞為營主將會諸將授入攻方略號令嚴明諸將股栗

聽命癸亥黎明出師晡時進次屢攸里二鼓先遣金嶠與六衛將士銜枚疾行屯松坡待明發潛師直擣賊穴甲子三鼓都元帥整旅啓行十隊將士隨之又選五衛輕騎精銳二百為左右翼至松坡以慶由恭邊處寧為前後將軍平明抵內府賊屯列旗鼓多張形勢六衛將士已分入賊屯金嶠李惇仁李淋琦攻內府曹幹李從生攻趙家里李欽石洪利老攻內府西北一時齊舉盡行攻勦賊驚駭莫敢枝梧斬首十七級生擒男女共十五名口獲馬二疋牛十四頭射殺頭畜焚燒屋廬收其財產又獲會被虜遼東婦女七口是日抵暮還師本營飭諸衛戒嚴備賊變乙丑四鼓果賊衆猝至犯

陣東吹唇沸地飛矢如雨又犯陣三面賊出死力將欲突陣者諸將堅壁不動賊知不可犯遲明乃遁賊尚陰伏叢薄狙詐莫測副元帥以下各整兵長蛇陣以行主將建旗幟啓行忽有賊騎數十瞥出林恭躍馬奮劍衝突中衛之後後衛之前我諸衛軍旅整齊紀律嚴明又有猛將銳士馳射合擊賊不能抗乃北行數十里賊百餘騎又犯捍後將凡於險阨互出侵軼且行且戰我將士奮迅鼓勇出入賊陣賊勢大剉被瘡者亦衆我軍無一傷衄者日晚至豆末島為營丙寅大軍垂至雜木叢軍中傳言賊騎追至令將士整兵徐行勿輕動跡之乃訛言也遂諭童子峴至三岐下營丁卯凱還至

胡照里 宣慰使叅知李吉甫留陣將觀察使玄錫圭渡江犒師日晡還至碧團遣李堪以捷聞仍罷兵甲戌 下御札褒嘉庚辰復 命上引見都元帥以下宴勞之賞賚優厚 賜副元帥以下爵有差明年正月遣叅判魚世謙具由攻勦事件實封奏聞 帝用是嘉遣太監鄭同姜玉等賜 殿下綵段白金紋錦西洋布 賜上副元帥亦各如例以旌殊勞幙僚金礪石曹碩輔等命工畫攻建州圖欲傳不朽請 居正 記之嘗讀文侯之命彤弓之詩古者諸侯有捍王敵愾之勞則天子有酬德報功之典及周衰春秋而戰國王靈不振諸侯不朝尊王之舉未聞於諸侯拒鬯之賜不出於天子

上下陵替况下於春秋戰國者乎欽惟 聖天子
威德廣被恭行天討于匪茹之小醜是以舞于
而格因壘而降者矣我 殿下至誠事大知尊王
室莫如捍于艱敵所胤命將出師以助 天朝利
用禦寇之師終成克捷之功藩屏捍衛之勲為海
內諸侯之首獲紆 天寵不啻若圭瓚拒鬯彤弓
盧矢之錫誠千載盛事也相公以文武之才杖鉞
專征屈此羣醜功烈在我邦家聲名聞于 上國
吁盛矣我嗚呼江漢之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常武之詩曰王命卿士以脩我戎此詩人所以美
召公太師能征淮夷西方之戎而卒歸美於宣王
謀猷之允塞王心之載寧安有論召伯太師之賢

而不本於宣王論宣王中興之盛而不及於文武
之佐乎今茲事事於建賊皆稟睿謀成筭而至於
佐天子奏膚功則相公文武之佐與有多焉公之
精忠偉烈可無讓於召公太師者矣若能謦詠盛
美播之雅章以續江漢常武之詩則余非吉甫安
能張皇乎哉當屬之當世之吉甫爾姑書為記龍
集壬寅

匪躬堂記

易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盖匪躬者知
有君而不知有躬也凡我在廷之臣其知所以匪
躬者乎請試論之三公上法台階下取鼎象位百
僚之上居具瞻之地我我冠冕潭潭廊廟屹然國

家之柱石炳若人物之益龜可不知輔相之職論
燮之道乎當思夫袞職有闕何以補之王猷未熙
何以闡之曰都曰俞何以颺之嘉謀嘉猷何以告
之贊化育而亭毒之畏天譴而戒懼之思以一言
而悟主不以百計而要君思以藥石而陳之不以
鴆毒而迷之圖事揆策開誠心而布公道正色率
下存大體而略細務於匪躬之義庶近之矣若或
位極而功名是以累其心祿厚而富貴足以蕩其
志權欲專而貨欲黷危不扶而顛不持復有臨事
模稜與世浮沉布被而釣名牙籌以畫利來伴食
之誚招覆餗之謗謂之匪躬可乎至如貳公弘化
六卿分職暨諸大夫凡白蓋臣尊位重祿任專責

大遭難遇之時值可為之秋當思夫寅亮承弼之
何道也啓沃贊襄之何策也於制作則思潤色之
於賢俊則思薦拔之若何而措官刑若何而阜民
財干戈何以弭之土地何以闢之論大策決大疑
言為輕重國忘家公忘私身任安危思以忠信節
義自礪不以成敗利鈍自小夙興夜寐鞠躬盡瘁
於匪躬之義庶近之矣若或旅進旅退患得患失
席寵而固權竊位以妨賢立朝無大節盜世皆虛
名復有迂闊無能執拗自是妨政而害治曠官而
失職昧止足之機興尸素之刺謂之匪躬可乎至
如人主之寵任臣下者莫如近侍人臣之親昵君
上者莫如近侍蓋近侍者常居左右獨典衡要天

類咫尺九重甚邇法語丁寧重瞳屢回如耳目焉
達人主之聰明如喉舌焉代人主之綸命樞機不
可不密出納不可不允斟酌而敷奏之從容而獻
替之恩上澤之或壅則導宣而霈之恐下情之有
阻則開陳而達之論思於履繩之上運籌於帷幄
之中上無過舉下無隱情精白一心奉揚惟謹若
然則雖謂之匪躬可也若或窺伺人主之喜怒逢
迎人主之顏色構巧思而悅之設竒計而中之瞋
眩之言不達絰纒萋斐之辭或成貝錦納言廢職
獻諛成風謂之匪躬可乎至如臺諫者朝廷公論
之所在人主居九五之尊處億兆之上其高也非
特日月其威也不啻雷霆然而抗天顏批龍鱗惟

臺諫能之排金門叫玉墀惟臺諫能之立人主左
右與人主爭是非人主曰可臺諫曰不可人主曰
不可臺諫曰可犯冒不諱骨鯁不撓雖碎首而不
辭奚鼎鑊之可逃若然則牽裾猶可復折檻何獨
羨雖謂之匪躬可也若或貽臺諫而心不臺諫言
臺諫而行不臺諫明諍顯諫於冕旒之前以塞其
責潛移默奪於利勢之中以濟其欲議論發於陰
私封駁出於好惡遇事不言則緘口如金人論事
不足則合口如蜀椒復有知論事而不知大體知
論人而不知長短紛紜擾攘猥瑣細屑上煩人主
之聽攬下駭朝廷之見聞不知其忠而其佞亦復
誰毀而誰譽哉然則謂之匪躬可乎至如若大若

小曰寮曰寮明明在位穆穆布列文武並用各盡
所長細大不捐惟器是適是宜懷材抱藝卓犖魁
傑之士哀然而起敦然而興振長策而騁長技行
素志而展素蘊陳力就列輔理承化於匪躬之義
庶近之矣若或僥倖進取睥睨時態於權門勢宅
熱則附冷則背雖抱關繫柝得則喜失則怒以奔
競為出身之逕庭以賄賂為媒進之階除赧然無
耻盲然無識謂之匪躬可乎嗚呼虞書之命九官
商訓之傲有位周官之分六職皆摠內外庶官而
言上以是欲訓迪之下以是相箴警之上下之間
勸戒深切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奈何王禹偁作待
漏院記只規宰相而不及庶寮乎先正有言為君

難為臣不易為君之難則 聖上宵旰憂勤既體
而行之為臣不易則羣臣知者鮮少苟能知為臣
之不易則可以知匪躬之義矣知匪躬之義則可
不負為臣之職矣請書此用規在位者因以自警
云

逍遙亭記

花山吾外家世多聞人族兄權侯諱綸中丁卯科
選入翰林俄遷注書歷郎諸曹陞中書亞栢府長
胄監為參議為方伯聲名藉藉然雅性冲澹官情
不薦一日授章謝病之德原之別墅而盤旋焉銓
曹累薦固辭朝中文遊諸彥惜其去勸之起亦復
辭謝其得士君子出處之正不迷於功名止足之

機者至矣日者抵居正書曰自吾辭退以來江湖
魏開之思未嘗忘于懷但吾年未及致事不堪機
務今則已滿七十衰病日深自分老於無何曠漠
之鄉以逍遙扁吾亭幸子演其說予惟莊周氏著
書以逍遙遊為內篇第一前輩以謂逍遙者優游
自在之謂遊者天遊也逍遙遊三字歛之只一樂
字也予聞此言久矣今侯以是名亭夫豈徒我鉄
嶺之北龍津之西山川湫氣搏輿磅礴侯之亭都
諸勝而有之侯既稅塵鞅遺聲利不物於物其樂
可知吾意侯之亭亦一泰宇也侯日撫梧端坐以
天地為籩廬以日月為戶牖閱四時之禪代覽百
物之變化不知野馬也塵埃也孰吹噓是乎山林

歟臯壤歟孰使之欣欣乎泰山之於秋毫孰為輕
重斥鷃之於搏鵬孰為大小鳧鶴何論於長短鳶
蟻何取於予奪古今一貉也萬物一馬也於是乎
宵然嗒然茫乎芴乎身御六氣之正神遊八極之
表則自不知其逍遙之為逍遙也而樂亦隨之矣
若或弊弊而居昧昧而遊耳目所及不過蓬蒿之
上榆枋之間而不知天地之大九萬之程謂之逍
遙之樂可乎昔惠子謂莊子曰子非魚焉知魚之
樂乎今居正非侯焉知侯逍遙之樂乎試觀人之
常情樂其進不樂其退樂於干祿而不樂於辭祿
其能履盛滿而挹損當急流而勇退者幾何人耶
今侯不樂人之所樂而樂人所不樂境與心合意

與時會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易此逍遙也其
賢於常情遠矣未審侯之自視與漆園何如耶
居
正老矣貪榮竊祿不能如兄快然歛退能不愧於
心乎倘得乞骸相從於林下則當携南華一帙更
畢逍遙之說甲辰

狎鷗亭題名記

上黨韓相公勲高位極戒盈挹損構亭漢水之濱
為退食委蛇之所公嘗奉表如京請名於翰林
倪學士翰林曾使我邦知漢江為東韓勝地又知
公有謙退之心扁曰狎鷗引韓魏公故事記之縉
紳諸大夫樂與之賡和自是公三覲天庭得鴻
儒鉅筆愈富前後欽差奉使諸公皆有題贈我

朝文士從而賦詠者亦多上聞而嘉之於丙申

仲冬御製近體絕句各二首丁酉孟秋又製

七言四韻四首賜之宸章燦爛御札飛動

聖藻神彩層出疊發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公稽

顙百拜謹裝縵恭懸于亭壁朝夕對越天光下

燭衣被昭回明而燭日月幽而動鬼神山川草木

為之喜色鳥獸魚鼈為之駭聽在廷羣臣亦皆懼

忻奉颺或記或序或賦或讚或詩如聯珠編貝鏗

鏗炳耀亭由是益光公亦以之永有令譽者矣公

欲侈聖賜而昌諸君之什既編一帙繡梓以行

又得貞泯鐫御製八首而寶翫之於其陰備記

作者姓名期傳不朽中朝則若倪學士謙以下摠

二十九人我國則月山大君以下摠七十有五入
將鏡刻囑居正記念惟天下事物之理有形則必
有弊有成則必有毀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泯者惟
文章與姓名而已虞衡夏鼎湯盤周几物之至精
者也而今不復見所得見者典謨訓誥之文臯夔
稷契伊傅周召之名耳伏觀 聖製誠大哉一哉
之言巍乎蕩乎之文也諸公之作有賡載之風有
大雅之音今此題名其必與虞夏殷周之文之人
相為表裏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泯也無疑矣甲辰

原州客館重新記

原本高勾麗之平原郡新羅置北原小京高麗初
置州後降為知州又降為一新縣中間陞為瑞原

都護府後改為益興恭愍朝復為牧舊屬楊廣道
今為江原道之界首官其地廣其民夥山川之勝
土田之饒物產之富為諸州最其俗勤儉節用貯
財殖貨水旱不能為災實東道之美州也居正少
時讀書雉岳法泉諸山寺往來于州非一再每見
中家以上務營居室豐堂廣宇高樓美榭在在皆
是也而獨奈何以如是之州之鉅之富而官廨之
湫隘不振如是乎訊其經營歲月大元延祐年間
所作也計今百數十年前後為州者喜因循不暇
修整此一州之欠也成化庚子鉄城李侯以選
出牧政修弊祛謀諸通判全城李侯以重新事宜
報于朝獲俞鴻村陶瓦將事經營監司權公綸亦

助其費適時屈未舉耳癸卯春歲稍稔肇興工役
雇遊手不煩農民乃即舊址增益其制度先立大
廳三楹前後有翼東軒亦如之宏敞廣豁巋然與
然昔之隘今則寬昔之湫今則塏觀者皆躋之是
年秋七月缺城移牧廣州上洛金侯代之李通判
秩滿召還許通判代之事工之未訖兩侯措置有
裕矣日者缺城請予記之予聞世之尚論者皆曰
解署之修否不繫於守令之賢否是大不然上古
無宮室聖人取諸大壯始營宮室况解署接賓客
巖官府胡可不致意也哉予觀今之守令其迂闊
齷齪者雖簿書文字流汗袖手蒙不可否復何事
事於外哉間或有號為賢者能者睥睨時勢盜竊

名字問官署不修則諉之曰邦禁不可犯也民力
不可竭也雖外示恬靜而內實玩愒弊弊焉坐視
不救孟軻氏有言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苟合於
道何畏於法於民而其為說如是於長民之責何
如哉今李牧李通判皆以慈詳愷悌之仁盡撫字
之職一邑按堵其餘恩足以備舉廢墮金牧許通
判又能繼前政張皇賁飾官府一新改觀易聽居
正前日所欠於州者豈不有待於四君子乎四君
子之才之德之政之賢之遠過於前守可知也已
嗚呼聖人之於春秋與作必書何也重民事也時
屈舉羸勞民動衆則貶之不傷財不害民則褒之
今四君子之舉在春秋之例當大書特書美之居

正忝長史局可無一言乎缺城諱墀字升卿李通
判諱祿崇上洛諱磧許通判諱達皆一時名賢云
甲辰

環翠亭記

上之十六年春 昌慶宮新成殿堂門閣皆 賜
扁額直宮之北又構一亭名曰環翠不侈不陋制
度得宜 命臣 居正 記之觀夫亭擬坤靈形勝之
地鍾天地扶輿之氣巋然出於禁苑之中三峯聳
北終山峙南右華嶽而左華蓋前池沼而後杉檜
攢青繚碧浮藍飛黛環其亭皆翠也烟雲雪月朝
嵐夕霏氣象千萬不可以一二形容者矣然亭之
設非直爲觀美所以時觀遊而節勞佚宣其鬱而

洩其滯乃 一人游焉息焉之地也 聖上以聰
明睿智之資篤實輝光之德宵旰殫精順紀迓衡
然 聖不自聖尤勤兢惕省遊畋之娛屏聲色之
翫開冕旒之明達絃纊之聰時於 聽政之暇清
讌之餘翠華戾止從容陟降怡乎其 聖體也豁
乎其 宸情也攬天機之流動撫時物之變遷法
軌健自然之象探造化自然之妙一俯仰無非順
天道也一登眺無非爲民事也不出軒楹几筵之
間而千彙萬象森列左右亦莫非觀物養性之一
助也且亭之勝在四時而四時之氣不同 聖人
備元亨利貞之德全仁義禮智之性順四時而布
四德當春陽和煦之時念稼穡之艱難則思所以

足民食也及南薰解愠之日見萬物之長養則思所以阜民財也當秋斂而念民之不給則思所以助之當祈寒而念民之凍餒則思所以衣之四時之氣流行於一亭而四德之用覃及於萬姓況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則思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凡窮壤之間萬物職職自形自色或潛或躍曰榮曰悴者皆囿於聖神功化之中各遂其性一亭之內自然天地位萬物育聖人之能事畢矣嗚呼人君壯九重於內居有深宮朝有正殿如臺亭池榭者不過侈苑囿之壯觀張皇遊衍之一事耳存之何補於政治祛之何損於國家乎然古之明君以之而占時候察氛祲為民不為己也故

靈臺作而文王興後之庸君暗主以之而窮奢極侈瑤其宇而瓊其棟迷心於禽鳥花卉之玩縱情於觴詠絲竹之樂流連光景般樂怠傲為己不為民也故隋以凝碧閨風而敗唐以沉香太液而衰以一亭之小而其興衰得失如此可不畏哉聖上之一遊一豫無非所以順天時念民事即周文與民同樂之盛心也然臣拳拳以古今得失告戒者誠以亭者易以侈君心遊觀者能以蕩君意苟或不謹聖狂之所以分治忽之所以判政以是并陳之亦伯益戒舜怠荒之意也臣於亭之勝槩不暇贊揚焉甲辰

泰和樓重新記

余嘗遊南道歷訪名區於樓得蠡石嶺南明遠映湖雙碧於臺得海雲月影觀魚真所謂瓌竒特絕形勝之地也最後將適蔚聞泰和之樓之勝欲一快登到蔚江望見一樓巋然於層崖絕壁之上俯臨澄碧愛其峻壯訊之曰泰和及渡江捨舟策杖步至樓下見棟宇闌楹皆就齋折又不可梯而升徊徨佇立從事李公世佑柳公桂芬李公仁錫楊泗川熙止鄭知禮錫堅叔余強登倚柱小坐聘目遐矚其形勝與向之所稱樓臺可相甲乙而曠遠則過之仍念雪谷鄭先生賦八詠稼亭李先生有和吾外祖陽村權先生亦有記仰視題板皆無之俄復下樓地坐小酌居正語諸君曰有樓之勝如

此前後為守英雄豪傑不知幾也何無一人有意重新一至於此乎况雪谷稼亭陽村三先生之詩之記為斯樓光賁當不減於滕閣之三王今忍使泯滅而不傳乎居正又笑曰昔人有欲槌碎黃鶴樓者今樓之不新得非坐此累乎居正幸與風流文雅如諸先生到此樓不得登臨題詠如希文之於岳陽崔顥之於黃鶴趙嘏之於渭南王半山郭功甫之於鳳凰臺閣筆而還不亦謂殺風景乎諸君亦大笑翌日向開雲浦而還節度綾山具公謙來迂于江薛節度茂林亦來時方既望月色正佳又與諸君縱一葦凌萬頃舉酒相屬竊自比於赤壁少紓日者登臨不快之心者矣及還京追思往

事日復往來于懷去年楊泗川語居正曰蔚吾州也時宰朴侯善為州剗治盤錯政已修而弊已祛官府樓觀漸次修繕泰和樓亦重新宏敞廣豁新畷粉壁比舊芳菲先生前日有欠於樓者至是無小憾願先生侈記之居正聞之喜曰朴侯之賢賢於前守遠矣後有南來者皆嘖嘖稱蔚之大治又嘆斯樓之壯觀居正益信侯之善政也嗚呼昔滕王閣重修韓退之記之今樓雖勝居正之文不及退之強顏作記知其狂僭然居正職長太史聞侯德政不可不書以示後若樓之形勝今之文人雅士必有能言者茲不及居正倘復南遊與侯一登當舉盃浮白以畢吾說侯名復卿字世休嘗中武

舉揚歷中外有時譽云乙巳

二王畷記

居正嘗謝病閑居金年兄永濡持一軸示之披閱展翫則乃二王畷也居正曰求古之人物名賢才士英雄豪傑不知其幾也而兄獨取此何耶兄曰子必知我請演其義居正曰風流文雅莫盛於江左而王將軍逸少為第一生子五之曰徽之字子猷又其傑然者也逸少之寫道經換鵝子猷之棹雪舫訪剡溪閑雅高邁踈曠放達天地古今無能彷彿其氣象者兄之所取不亦在此乎兄笑曰不必多言請畢其說居正曰與兄同中戊午生負進士兩科計今五十年一榜同年零落如晨星存者

唯兄與我而已知我莫如兄知兄莫如我兄之雅
性高古冲澹不以功名富貴累其心慨然慕古之
賢達者而取之逸少父子落落有遐舉勇邁之志
逸少早年英銳有大器周顛啜牛心郝鑑選東床
謝安稱其異才殷浩重其雅量謝萬歆其風韻為
世所重然有高世之見絕倫之才不屑屑於進就
其出處皆適其宜蘭亭一札橫絕古今心跡雙清
瑰竒特絕之事豈特籠鵝而已哉子猷卓犖不羈
有乃父風任傲自放則過之看竹不問主人柱笏
看西山嬰撫一世擺落塵俗豈特掉雪而已哉雖
其間不能無莊老清虛氣習而不滯於富貴不屈
於貧賤其所見之卓何可少之哉兄愛之至之倩

工畫畫聯為一軸朝夕玩賞蘭亭剡溪不在千萬
里之遠隨在眼前不知兄之為二王乎二王之為
兄乎好古博雅君子必有能言者矣兄笑而領之
遂書以還乙巳

四友堂記

驪之水源於月岳合獺川為金灘經仰岩會蟾水
奔流漸廣為驪江滄沅砰湃清徹可愛江之西有
馬岩盤礴巉峻瑰竒特絕捍水之功大為黃驪一
州所賴岩之名由是而著稱環左右長林大野良
田沃壤彌望數百里宜秔稻宜黍稷宜蔗蘇宜畝
漁隨所得而自足遠而望之雉岳龍門諸山攢青
聳碧出沒於烟雲杳靄之間氣象不一真所謂名

區勝地而西河任先生之別墅存焉嘗構一堂扁曰四友蓋取之耕牧樵漁也間屬予記予惟耕於野牧於郊林若樵之水若漁之皆山林肥遁者之所樂先生以功名富貴之盛享軒冕圭組之榮聖心之所眷注物議之所倚重於斯四者不可得而為友今復取之何耶嘗聞山林歟臯壤歟所處之地雖不同所寓之志無不同居岩廊而思江湖厭繁華而樂幽獨達人君子雅性如此先生雖勳高望重冲虚挹損鑑止足之戒有勇退之心者非一日况驪之別業乃先生家世青氈先壠揪梧之所在其距京城僅二日先生於退食之暇佳辰令節往復上塚擊牛羊薦苾芬以盡如在之誠退與

鄉之父老從容談笑於耕者而問稼穡之道於牧者而講生養之術於樵者而歌伐木之雅於漁者而論濠梁之趣怡然若淡薄之與交寂寞之與友友之不足而名其堂名其堂而著之記其友也非面也心也夫友者友其德其取友非一有友古之人者有友一世之賢者有友一鄉之士者友古友一世嘗聞其人矣能友一鄉之高士如耕如牧如樵如漁者益之輔之久而敬之則於先生見之矣嗚呼先正有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又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則君子之取友當先於仁而後於物歷觀古今高人韻士如淵明之友菊子猷之友竹和靖之友梅濂溪之友蓮或取其馨德或取

其清節心乎友之而付物我於無間者矣近有金先生敬之居驪江名其堂曰四友是取之雪月風花後加江山為六友其友之也亦豈徒哉然其所尚皆不若先生之所友在人倫日用之常而不在於形色玩好之末取友之道於斯盡之居正亦以四佳名亭四佳者春夏秋冬之謂元亨利貞君子之四德備焉居正欲從四德君子之後尚友焉其所以友四則當不讓於先生先生其亦有取乎如有所取請與先生更商略之丙午

明遠樓記

永慶尚一道之美郡也與吾鄉大丘不遠歲戊辰居正謁太守孫先生士晟先生曰稱郡曰永取二

水之義蓋二水發源於子母山分二派折而南流抵郡前合為一所以揭號也先生拉予登高眺覽予試得山川形勝之大槩至於樓觀不甚華藻壬午秋居正奉使到永知郡金先生德源邀予登樓觴詠終日觀樓之制作宏敞廣豁丹碧眩曜異於昔時乃前太守鄭公次恭重新也於乙未居正奉使重過越戊戌秋巡察南道歷訪名樓如晉之蠡石安之映湖密之嶺南蔚之泰和梁之雙碧金之燕子皆各擅名而斯樓形勝亦可伯仲於其間明遠則過之時宰金侯克鍊有盤錯之才改構東西別室體勢得宜予嘖嘖稱賞久之壬寅秋申侯允宗出宰下車不數月政通人和不苟而巖改構

東別室翼以小軒名曰清涼堂又闢西別室增大之翼以小軒名曰雙清堂皆極精緻乙巳慨然有重新斯樓之志補殘理缺又施丹堊精彩百倍於前別構庖厨九楹樓之制至此大備間因姪子彭呂索予記予以謂明遠有樓已久自高麗迄今過是郡英雄豪傑文人才士不知其幾而曾無題記顧予何人強顏為之以此依違者有日今復勤請辭不獲已乃言曰予嘗問明遠之義於郡之一二父老有佛宇荒雜之說可付之一笑予念韓愈詩有遠目增雙明之句明遠之義意或出此觀夫畫棟飛甍重簷曲闌八面洞開四望皆通明朗爽塏宏敞曠豁上磨于天明星可摘下臨無地明川可

掬乾坤清寧風月光霽四時朝暮光明瑩徹之氣長在簾櫳几席之中脫俗氛絕纖埃無一點瑕類間於其間此所謂明也望之則羣山繚繞列嶽峩峩攢青聳碧出沒於烟雲杳靄之間渺不知其幾千百里長林大野逶迤平楚黃畦綠塍縱橫延袤天長無際鳥飛不盡負不知其涯岸此所謂遠也登斯樓者非襜帷祭戟之大夫必縉紳簪纓之君子皆有高明遠大之見聘目遐矚於明遠之義必心會而自得者矣前後為守者亦皆有明斷之才宏遠之器雖營締細事亦張皇布置或補或增或修或改其用心不亦勤乎嗚呼明遠之義大矣夫入視壅則不明不明則不遠君子居高明窮遠眺

視遠惟明然後可以理達而事成於樓獨不然乎
申侯為郡六年從事於斯以政最聞 褒詔徵還
亦將不日聲名之尤益著明傳於悠遠也無疑矣
居正 忝長太史不可不大書特書美之姑書為記

丁未

長湍府客館重新記

長湍古縣也三韓時或稱隰川或稱隰州後降為
長湍縣麗祖統三為一以開城為西翼長湍為東
翼成宗改為湍州恭愍辛丑紅寇之亂館宇燒盡
僑寓永平歲戊辰復還古治越三年庚午改置縣
令入 本朝 太宗甲午罷臨江縣屬長湍改號
長臨未幾復臨江縣罷長湍屬臨津改號臨湍

世宗己亥各還其舊長湍在東臨津在西臨江在
北三邑鼎峙 居正 少遊三邑諸山寺讀書備知邑
居之梗槩景泰壬申臨津縣監河君襟遷邑于縣
西馬坪里翌年癸酉官廨告成余作新營客館記
越四年丙子罷長湍臨江二縣合臨津時宰河君
如德擇三邑之中桃源驛故址欲徙居宋使君湫
琪繼來始經營戊寅改號長湍復以 王先瑩所
在陞為郡翌年己卯徙邑焉公衙客館庫廡草創
而已繼得趙使君之周金使君漢生李使君慎孝
漸次修飾己丑陞都護府為首鎮時宰白使君思
粹增加締構官廨大備又倩余作記戊戌權侯從
來倅府自遷邑以來疾疫相仍 居漸就彫

謝府民咸願徙邑極陳其弊監司即聞于朝上命臣居正往審之臣遍覽一境無可徙之地還啓邑不可遷宜優給吏民臧獲謹守持久為便從之丁未春今太守金公來莅邑政修弊祛慨然有重新解宇之志鳩材陶瓦伐石凡百調度皆捐已俸助以公帑無絲毫擾民是年秋先修西軒立五楹翼以前後視古偉麗又營公衙四十餘間今年春又修東軒增大其規模宏敞廣豁凡六楹前後有翼極其峻壯其餘大廳廊廡亦皆修治煥然一新觀者躋之夏四月居正奉使而至得見侯之賢政憮然嘆曰府在兩京間通達大道之中使華蹄轂磨滌務甚劇邑有東西兩牧場監牧之責又煩且

重官於是者非有剗治盤錯之才莫能諧以居正所親記三四十一年之間臨長津三縣或廢或興一聚一分不常厥邑者凡四五再自戊寅合三為一陞為郡為府定于一者僅二十載邑居官廨未盡修舉今得賢太守措置有裕官廨制度極其壯是又長湍之一中興也居正嘖嘖稱羨之不暇鄉之父老亦皆慕侯之德不置語居正曰我使君為州恬靜寬裕不好煩其令肉我骨燠我寒未嘗見其斂我擾我備我者而旬月之間有如是矣輪易觀者豈不有神助乎何其成之不日也遂求余言以圖永久余有不腆弊廬先塋在村西亦鄉人况親目盛羨若是乎噫興作大事也聖人作春秋因事

必書以寓褒貶之辭今侯此舉不違時不舉羸不傷財深得聖人使民以時之道在春秋之例當大書特書以美之居正載筆史局可無一言乎茲不揆鄙拙略書顛末而歸之侯諱嗣源字孝甫順天望族歷仕中外有譽聞云

四佳文集卷之三

四佳文集卷之四

序

朴判書編集奉使諸賢詩序

昔在春秋之時列國大夫或以文章詞命應對賓客或以朝覲會同奉使專對其於交際徃復之間亦或賦詩以見其志有古者雅頌之遺意焉如鄭子產晉叔向齊之晏嬰吳之季札皆為大夫之賢之傑然者而其行事有足多者嗚呼不可尚已吾東邦邈處海外禮樂文章之盛侔擬中華人物之生於其間能不愧古賢大夫者亦不乏人欽惟皇明馭宇薄海內外罔不臣妾乃眷朝鮮比之內諸侯錫貢相望正為大夫者可以有為之時

天順初元丁丑今 皇帝復辟頒詔天下遣翰林
侍講陳公鑑太常博士高公閏以來 上命刑曹
判書朴公為遠接使仍兼館伴相國以通達明敏
之才應對酬酢從容甚度兩先生皆以中原禮樂
文獻之所在亦慕其為人其慇懃鄭重之意多寓
於往復吟詠之間其後刑科給事中陳公嘉猷禮
科給事中張公寧繼來相國亦皆為擯兩先生夙
聞其名一見如舊多所唱酬已卯秋野人構釁邊
境事須申奏 國家遣使難其人以相國為奏聞
使如京師敷對詳明周旋可觀中原士大夫皆目
而異之翰林學士倪先生謙曾奉使我邦陳內翰
高太常有雅好之薦公有贈詩瓊瑤珠玉盈溢囊

橐矣然而歸相國之名由是而益著聞於中國相
國與前後奉使唱和詩文皆俱皇華集中相國又
採諸先生手藁若干首編為一軸居正見而嘆曰
大丈夫之生斯世也孰不欲得時行道入擯出使
以華一國以揚天下之名乎但天地有離合朝騁
有通塞遇或不時才或不逮者多矣今天子
仁聖四海一家我 殿下膺天興運至誠事大相
國左右贊襄為時良佐或文辭禮儀得尊王人之
體或誦詩專對揚休天子之庭其所與交際者皆
宇內之名望文章之臣擘使天下之人知吾東方
之有人才必自公始其視春秋列國大夫徒馳騁
於會盟之末不知尊王者抑軼而過之顧不偉歟

後之人尚於是編乎有徵蒼龍辛巳

洪判書讌對馬島賊帥平茂續詩序

恭惟我主上殿下膺天撫運威德遠被遐方絕域梯山航海罔不臣服歲辛巳春對馬島主宗成職遣其賊帥平茂續密告邊警上嘉之授僉知中樞院事一日御後苑觀射茂續與野人浪將家老入侍為耦較藝上顧謂三軍都鎮撫禮曹判書洪允成若曰尔職長春官且典兵務邊境之事悉皆主之今南北一家日本女真乍臣乍叛之俗皆按誠款附周旋一庭俯伏主臣是豈予所能獨致實惟卿等左右之力是賴予亦推心置腹待之勿疑視以同仁卿宜知之判書俯伏拜謝又命

茂續將家老曰爾等死生之命懸於判書宜慎事之初茂續之來饗于禮曹也茂續從容言曰日邦諸島聞判相北伐野人沙漠一空莫不向風馳慕茂續雖屢接下風今茲威靈氣燄尤使動人因用寶劍一把箭括數百枚為贄至是聞命采增戰慄啓請親謁判書私第躬行奴隸之禮上特許便宜相接一日判相開讌慰之蒙賜酒樂茂續感聖上撫綏之恩相國待遇之勤稽顙百拜奉觴稱壽酒酣起舞為樂搢紳大夫之在座者皆相與慶曰聖朝邇肅遠安大平氣象全在此矣蓋詩之以傳諸後屬居正序予嘗讀周詩六月江漢皆所以美宣王也而其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則獫狁之伐淮夷之平雖本
於宣王謀猷之允塞而吉甫召伯文武之佐與有
多焉恭惟我 主上殿下聖神文武削平內亂民
物乂安四方耆定聲教所暨無思不服吁盛矣哉
判相乂典宗伯存撫夷狄昵侍禁衛董莅戎政出
將入相文武之責萃於一身從容談笑之間能威
制四夷鎮定封疆屹如山岳其所以遭遇 盛際
大展厥材佐理 國家者何其至矣又豈止於吉
甫召公左右宣王經營征討而已哉將使 聖朝
文德之敷同符帝舜而臯夔稷禹之佐不獨專美
於虞朝也無疑矣 居正 叨居末僚目覩盛美贊詠
之詞不可後人姑書此以弁諸什之首係之以詩

天順五年

御製飛冰詩後序

有天地之文有聖人之文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天
地之文而景星嘉禾其文之至也訓誥誓命禮樂
刑政皆聖人之文而 宸章御札其文之至也歲
辛巳秋九月乙卯新冰乃凝 上製飛冰詩以示
左議政臣申叔舟 天語渾成汪洋涵畜有無窮
之思親加世出世兩註開闔萬變條理洞貫尚慮
臣民未易通曉召儒臣詳加解註又 命臣 居正
序其後臣竊惟天地亭毒之妙不可形容而所可
言者粲然之文也聖人巍蕩之德難以名言而所
可言者煥乎之文也大哉聖人之文乎經緯乎天

地爭光乎日月布之為政教號令著之為文辭詩
詠是以舜禹有勅天九功之詩賡載之法實昉於
此周之盛時詩頌方隆鹿鳴以下五詩君讌其臣
天保一詩臣祝其君其上下相與之際辭氣委曲
情意浹洽非若後世君臣上下情隔澤壅不下而
言絕不通之比也恭惟我 主上殿下聖德神功
握符開運收攬豪傑文致大平清讌之暇揮灑宸
翰發為天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宗功臣胥鼓舞
懽忻以至動植之類顯顯熙熙各得其宜有大平
之氣以之而協律呂用邦國為君臣相說之樂則
虞賡周雅之盛不獨專美于前而聖人制作之文
至治之音當與天地同流矣臣又竊念覆帔持載

並育不悖天地之德也含弘廣大包括無餘聖人
之言也臣伏觀是詩一篇之中詞意深奧觀時物
而樂天道之自然眷大臣而體天地之交泰澤周
羣下而利天下之施信及豚魚而示天地之仁言
孺子之自取叙君子之不素戒巫風之沉醜勸戒
之意隱然於其中誠大哉之言也孰知飛冰之謨
雖出於一時之施張而卒歸之於性情之正者如
是其至也辛巳九月

詳節大平廣記序

予嘗讀太史公滑稽傳以為不作可也聖人著書
立言足以裨名教訓後世何嘗採摭奇怪以資好
事者解頤哉是固不作可也及讀大平廣記乃宋

學士李昉所撰進之太宗者也為書總五百卷大抵哀集稗官小說閭巷鄙語非有關於世教徒為滑稽之捷徑耳心竊少之一日在集賢殿亡友昌寧成和仲讀之終日矻不知倦予舉前說而告之曰子方有志於文章宜沉潛六經規護聖賢非聖賢之書不讀可也和仲笑曰子誠確論也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儒有博學而不窮能博而能約之庸何傷乎况張而弛文武不為必皆聖賢而後讀之聘氣有所未周安能上下古今出入貫穿為天下之通儒乎何子之示狹也未幾和仲下世僕亦年衰氣耗雖有居閑之時無暇討索墳典研究精微諸子百家竒聞異錄紛然左右欲先為之容則

和仲之言未嘗不往來于懷矣頃謁和仲之兄重卿出示大平廣記詳節五十卷其去就悉當削繁削冗至簡而要賢於本紀遠矣博而約之張而弛之重卿之志即和仲之志能起予者君家伯仲氏也後之好古博雅君子能知吾伯仲之志然後可與讀是書矣重卿氏求予弁其首則書與和仲所商略者歸之蒼龍壬午

經國大典序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國家也創業之主經綸草昧而未遑典故守文之君遵守成法而無事於制作雖曰漢高筭無遺策而三章之法略存規模史稱唐家萬目俱張而六典之作猶埃中葉况下於漢

唐者乎恭惟世祖握符中興功無創守文昭武
定禮備樂興猶孜孜曷理恢弘制作嘗謂左右曰
我祖宗深仁厚澤宏規懿範播在令章者曰元
續六典謄錄又有累降教旨法非不美官吏庸愚
眩於奉行良由科條浩繁前後牴牾不一大定耳
今欲斟酌損益刪定會通為萬世成法仍命寧
城府院臣崔恒右議政臣金國光西平君臣韓繼
禧右贊成臣盧思慎刑曹判書臣姜希孟左參贊
臣任元濬右參贊臣洪應中樞府同知事臣成任
暨臣居正哀集諸條詳加採擇撰次為書刪繁削
冗務要精簡凡所措置皆稟睿裁又命永順君
臣溥河城君臣鄭顯祖掌出納既成釐為六卷以

進賜名曰經國大典刑戶二典既已頒行四典未
及讎正八音遽過聖上遙追先志遂訖就緒用
頒中外臣竊念天地之廣大也萬物無不覆載四
時之運行也萬物無不生育聖人之制作也萬物
莫不欣覩焉信乎聖人之制作猶天地與四時也
自古制作之隆莫如成周周官以六卿配之天地
四時六卿之職闕一不可也我太祖康獻大王
應天順人化家為國立經陳紀規模宏遠三宗
相承貽謀燕翼制度明備世祖神思睿知度越
千古殿下聰明時憲是遵是行金科玉條刻之
琬琰垂耀無極猗歟盛哉其曰六典即周之六卿
其良法美意即周之開睢麟趾文質損益之宜彬

彬郁郁孰謂大典之作不與周官周禮而相為表裏乎建諸天地四時而不悖考諸前聖而不謬百歲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可前知矣繼自今聖子神孫率由成憲不愆不忘則我國家文明之治豈唯比隆於成周而已乎億萬年無疆之業當益悠久而悠長矣己丑八月

雲城府院君朴相公宅梅花詩序

歲癸未冬十一月 上賜讌雲城府院君朴公之第又命宗功將相往勞之筵既秩公置梅花一盆於座右雪萼輕盈清香馥郁風流富貴之中亦有文雅者存焉國老河東鄭公以病不赴詩以謝之諸公咸和命居正序之予惟一元之氣流行於四

時草木之春華秋實榮悴於其間者盈天下皆是梅也獨凌霜傲雪粲然生白於羣動未萌之時先得天地生物之心此豈尋常草木所可擬哉蓋貞白其性清淨其心馨香其德出類拔萃為花聖之清者矣是以古之人多愛之愛之不足而詩賦之詩賦之不足而有托為兄弟稱為丈人名為端人正士者矣有曰造次必於梅顛沛必於梅者矣然此皆騷人墨客山林枯槁之士寓物興懷膏盲花卉者之所為尔公三韓華胄儀賓王室早以聞望判六曹貳相府名載勲盟位極崇班功名事業之隆當代無比况乎被 聖上之殊眷得霑雲需之濡澤簪纓滿座管絃迭催繁華富貴之盛足以榮

君賜侈嘉賓又何假於一花一卉之微而亦有取於是何哉原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已在於人而有君子小人之別推之於物亦莫不然仲冬之月一陽來復梅乃發生陽之象也千花萬卉爭紅競白於三春艷陽之時而梅也挺然特立獨守貞白君子之象也方今聖人在上羣賢夾輔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在於人者如是獨於物而不然乎此公之所樂取而想亦諸公之所同樂也其視山林枯槁之士摛榮掇藻吟風咏月者之所嚮好為如何耶居正雖不才承乏為憲大夫其於進君子退小人扶陽抑陰之道觸類而長之可無一言乎請書此為梅花詩序

贈守伊上人序

韓退之柳宗元皆名儒也宗元在柳州嗜浮屠法送之書以訾之宗元為文以辨之其所以辨之者辨其不惑於浮屠之說耳然尚有取之之辭退之既訾宗元其在潮州與大顛相善或者之訾退之如退之之訾宗元退之亦為文以辨之其所以辨之者辨其不惑於浮屠之說耳未嘗有絕之之辭退之宗元夫豈怵於浮屠氏禍福之說者哉蓋浮屠氏清淨淡薄遺外聲利不逐逐於世拘拘於俗其寡欲養心之說與吾儒相似吾儒者雖不惑於其說不甚斥之不甚斥之則引而進之引而進之則與之相從與之相從則雖訾曰嗜浮屠可也然

其所以嗜之者非心也跡也非跡也勢也退之宗
元斯文之傑然者尚有是警况不及二子者乎居
正嘗讀孟子書有曰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子
朱子亦曰佛氏之害甚於揚墨予持此論久矣雖
不能闢之坦如予豈佞於佛者哉然自八九歲時
擊蒙於浮屠氏中間負笈遊山者十有餘載釋褐
以後賜假讀書于山房者又數年日與交從者浮
屠氏而已若必待孔孟額會之徒然後論道義班
馬賈董然後論文章李杜蘇黃然後論詞賦一以
釋氏為非吾道斥焉外之則吾之喙無日可開矣
其在幽閑寂寞之濱得遇浮屠氏能不蹙然躍然
而喜者乎予於是與浮屠交從者殆半於曹溪况

退之宗元在於遷謫之中其所交遊者不過一二
釋子非予遍交曹溪者之比予之受此言可量乎哉
嗚呼自從浮屠遊不三四年零落如星至今相
從者道菴成上人菴之徒曰守伊予甚嗜愛之嘗
求名字說予曰聞西域有伊字其為字三點如中
國下字草書涅槃經曰所謂三點者為菩薩眼為
命根為頂門又曰守伊者守法身般若解脫三德
之謂然予於釋氏書不深究討索之敢為上人強
說乎姑書吾儒有取於釋氏而不甚絕之之辭然
退之宗元為文以辨其訾而予不甚辨者退之宗
元之辨足以祛訾者之惑而實非惑於浮屠氏者
也予故曰退之宗元之嗜浮屠非心也跡也非跡

也勢也予之嗜浮屠者亦退之而已宗元而已

觀光錄序

予嘗見古人評司馬子長者曰子長以踈宕之氣極天下之大觀故文章變化無窮觀長淮大江驚濤駭浪則其詞奔放浩漫觀洞庭彭蠡涵混呼吸則其詞停瀟淵深之齊魯鄒嶧而溫重典雅之三閭沈湘而悲憤傷激其壯勇也得之劉項之戰場其峭拔也得之巴蜀之劔閣予竊自疑曰文章者氣也時運也氣稟於天有清濁粹駁之殊故發於詞者有工拙高下之異如李杜自李杜韓柳自韓柳王韋止於平淡郊島局於寒瘦元白之不可為劉許梅黃之不可為歐蘇安能因所觀覽而遽變

其氣乎况文章閔乎時運之盛衰如元不宋宋不唐唐不晉魏晉魏不漢秦安能因所觀覽而猝變時習乎其論子長者特壯其遊竒其氣形容文章之發越耳非子長之文竒於遊不竒於不遊也項年居正奉使朝京道遼霄由閭碣歷幽薊直造乎燕都觀夫山河土宇之懸曠也城郭宮室之壯麗也禮樂典章之明備也衣裳舟車之會同也所見無非瑰偉絕特而居正之形于詩誦者不失之纖弱則失之澁僻不失之萎蕪則失之粗厲何嘗因所觀覽而少有變化者乎益信文章之氣之習之未易猝變也予持此論久矣今見三君子觀光錄自漢都暨燕山往還八九千里觸於目感於心者

一皆發於詩其老健也如幽燕宿將氣雄勢壯其
快迅也如漁陽突騎風馳電閃或縱橫槥桿如蘇
張辨士或從容法律如漢庭老吏其清圓也如銅
丸走坂其美藻也如芙蓉出水其洞盪倏翕則如
鯨波蜃市魚龍遊戲其豪爽道峻則如危巖絕壁
鷹隼飛翥備全衆體愈出愈竒然後知古人論子
長者不誣而居正之所見者非也嗚呼以一子長
萬里獨遊文章變化如其無窮况今豪峻如崔
侯温醇如李侯清新如成侯皆一代巨擘也政當
聖天子混一函夏文物全盛之時並駕齊驅於中
原所見益富所聞益高墁篋迭奏宮商自協其跌
宕之氣誠不讓於子長矣而奉使觀光朋友相長

又非子長之所能及也居正亦有北征豪三百篇
當其時雖欲觀縷如雕胎刻冰無所施巧邊幅自
窘矣其視觀光錄真所謂珠玉在傍覺我形穢者
矣予壯三君子之遊之氣之文書此弁其首蒼龍
丙申

五行摠括序

上嘗謂臣居正曰祿命之書乃窮理之一事世之
尚論者曰士君子當學孔孟而業伊周敢効季主
郭璞之為耶聽其言則是而於窮理則未也是以
祿命之說知門庭者甚鮮况與義乎然古之命家
非一其說叢穰猥屑散無統紀今欲作假令一書
為初學指南爾宜撰之臣居正謏聞淺見何足以

仰承 睿旨但於暇日裒集諸書撮其大要分門
類聚先之以凡例次之以吉凶神殺終之以吉凶
論斷編書以進 上笑曰此正吾意也但所貴乎
卜命者探賾摘隱因往推來闡天地之秘發陰陽
之蘊莫測其妙耳果如是編則人人披卷自了如
取囊中之物畢陳在前矣何有於推筭哉然於教
人不無少助遂 賜名曰五行總括 命臣序之臣
居正 竊觀洪範九疇五行居一人生天地之間固
於形氣之中五行者象也有是理故有是象有是
象故有是數有是數故吉凶善惡所由生焉是以
聖人作易使人觀象玩占燭吉凶消長之理審進
退存亡之幾以順性命之正而已非若後世術家

者流作為三命之書牽合傳會多言或中者之
所為也蓋日者之說倣於漢史百家繼興曰星曜
曰禽演曰玄輿曰明鏡曰真結各執所見互相抵
牾已不勝其紛紜矣至如沙擲經盡天下之命而
膠固不周預定數誑天下之民而詐譎尤甚此呂
才之所深嘆而宋濂所以為文以辨之者也恭惟
我 殿下聖學天縱思無不周知祿命為學者窮
理之事則存之而會粹成編知祿命為術士誣世
之囊橐則抑之而不售其姦使讀是編者先看凡
例知立命之根基次看神殺審善惡吉凶之分終
看論斷知善惡吉凶之理之所自出吾之心已了
然於吉凶善惡之間則雖百術士亦無所容其喙

矣我 殿下示人避凶趨吉之慮正與大易胞合
無間矣嗚呼難言者天而命本於天至著者象而
道寓於象是以古之君子命則一循於天道則責
成於已今之學者誠能深究三命之理不惑三命
之說能盡在我之道而以候天命則庶幾下不負
所學上不負 聖上牖民之深意矣蒼龍丁亥

三國史節要序

自古有天下國家者皆有史唐虞有唐虞之史三
代有三代之史至於列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
春秋皆其國史也吾夫子因唐虞三代舊史刪定
為書又因魯史作春秋此史家編年之權輿也司
馬遷始變古作史記立紀傳表志春秋之法始壞

班范因之作漢書歷代撰史者謂遷有良史之才
踵而不廢春秋之法再壞矣司馬公推本荀悅漢
紀作資治通鑑始復春秋之舊朱子作綱目深得
聖人筆削之微旨自此以後李燾之長編溫公之
資治也陳桎之續編朱子之綱目也脫脫之全史
班固之漢書也嗚呼以春秋之法論之馬氏變古
之體不得辭其責以後世論之全史之作小大不
捐本末該備誠史家之要領也然則有全書而無
長編綱目不可也有長編綱目而無全史亦不可
也要皆三者並行而不悖矣吾東方檀君立國鴻
荒莫追箕子受周封八條之教有存神之妙當時
必有掌故之官記動記言矣而今無所存良可嘆

已衛滿盜竊箕準奔竄漢置四郡二府國勢中絕
矣三韓間起然無君臣上下之分安有載籍之可
傳者乎新羅始祖赫居世始興越二十年而高句
麗始祖朱蒙立又二十年而百濟始祖溫祚立各
有民社鼎足之勢成矣雖其昧於善隣之道干戈
日尋生靈塗炭然新羅三姓相傳仁厚為政歷年
幾一千高句麗雄據遼東國富兵強敵慕容拒齊
梁抗隋唐百萬之師天下稱其雄強歷年又踰六
百百濟專尚詐力好兵樂禍雖傳世不及二國而
尚餘五百年非南北朝五季僭君偽主旋得旋失
之比也獨惜乎當時無良史後世不善守史籍之
存僅百中之一二雖使遷固復生亦難於著述矣

况其下者乎金富軾法陳壽三國志撰三國史患
其文籍殘缺本末無稽則採摭中國諸書或補或
證之已非實錄矣至聘問侵伐災異等事以一事
而疊書於彼此頗傷重複况取舍是非筆削凡例
亦未盡合宜識者病之權近法綱目作史略患其
三國並峙莫適為主則以新羅先起後滅而為主
臣竊攷魏吳蜀三國之例溫公之以魏為主重承
授也朱子之以蜀為主尊正統也今以先起後滅
為主考之前史而無撓揆之事理而不順且史略
編年之書也乃以一人之終始而并書於書卒之
下一事之顛末而并錄於類附之間年月無繫頗
失記事之體然富軾作全史於掇拾斷爛之中權

近作史略於繁冗瑣屑之餘功亦不細矣恭惟
世祖惠莊大王躬睿智之聖敷文明之治留神經
史恢弘大猷慨念三國之史未盡得體開史局集
文士撰之編摩未訖遽違羣臣今我 殿下光紹
丕基欽承先志 命領敦寧府事臣盧思慎吏曹
叅判臣李坡暨臣 居正 趣令撰畢臣等本之三長
之才何能仰稱 睿旨第取舊史及史略兼採遺
事殊異傳作長編凡例一依資治通鑑但資治起
周迄五季輻輳數十代行事之跡故謂之通鑑今
是編止於三國故名曰三國史節要且資治卷首
必稱某紀今節要不稱紀者三國勢均力敵不可
主一而名之立國有先後亡國有遲速又不可以

一國二國三國而屢更其名是以法朱子綱目之
例而不稱紀也新羅獨存則用其年紀事三國並
峙則分註以列書明其為敵國也先新羅次麗次
濟從立國先後也每年必先書中國尊天子也新
羅自用年號抑而不書黜其僭也三國稱君或名
或號或謚存其實也王妃或稱夫人或稱王后世
子或稱太子或稱元子其官職或冒擬中國其名
號或因循舊俗皆據事直書而義惡自見至如荒
怪之事方言俚語去其太甚存其太略者不可輕
改舊史而且以著風俗世道之淳厖爾蓋是編起
自赫居世元年終於敬順王九年凡九百九十二
年勤成一十四卷雖其本史踈漏撰述未盡詳悉

然於其間君主之昏明國勢之強弱運祚之長短亦可槩見矣臣又嘗聞班固欺司馬范曄欺班固此實史家之通患以臣等蕪拙非不知貽笑於後史也適承隆委不可闔無著述僅用管見妄加刪定極知狂僭無所逃罪然其文則溫公之遺法其意則春秋綱目之遺旨其於上裨乙夜之覽觀下泝來學之講明亦未必無少補云蒼龍丙申

滑稽傳序

居正嘗謝事居閑遊或翰墨書與朋友所嘗戲談者題曰滑稽傳客有誦者曰子之所讀何書所業何事子立朝將四十年踐歷臺閣長六部亞巖廊宦非不達曾不聞謀猷獻替建白設施又下聞著

書立言如馬如班如劉如揚者之所為徒屑屑焉掇拾孟浪為好事者解頤此則俳優之雄長耳何補於世教乎且子平生清循苦節水蘖其操頃以纖芥無妄之災驚塵駭浪猝起於不測之地衆虺羣蝮蛟鱷百怪駢首接足鼓吻垂涎欲飽其肉而齟其骨賴仁聖在上至明旁燭生死而肉骨之曾不動心忍性馳怪騁奇惟技是養昔列御寇莊周見道精憤世深作為詭激之說奇崛之文鼓舞變化動盪發越間以無稽不經之說猶得罪於聖門蓋莊列聖門之罪人而子莊列之罪人吾為子不取居正矍然改容再拜謝曰子之言是也然子不聞善戲詭兮文武弛張之道乎齊諧志於南華

滑稽傳於班史居正之作是傳初非有意於傳後
只欲消遣世慮聊復爾耳况孔聖以博奕為賢於
無所用心者此亦居正無所用心之自戒爾客笑
而去蒼龍丁酉

送知禮鄭縣監錫堅之任詩序

鄭侯錫堅中己丑司馬科時居正承乏主司始得
鄭侯焉後鄭侯擢魏科選入承文院居正又忝長
官與之相熟焉比年居正撰三國史選東詩文又
與鄭侯有筆硯之好茲者鄭侯由博士例拜叅為
京官人皆曰鄭侯踐歷臺曹蜚英清近者將不日
矣一日聞鄭侯以親老補外居正曰鄭侯方妙齡
抱竒材施無不可况本院文翰之貴鄭侯為時臣

擘前日政府銓曹同議薦聞委之久任勿許外叙
今安可顧私親而廢公議乎是銓曹不得私鄭侯
鄭侯亦不得往諧也尋聞鄭侯之言則曰吾慈氏
日迫西山錫堅少而遊學長而從仕踈曠日久今
則官躋六品宦亦小成雖不霜一命猶當歸養况
任專城佩斗印志願已諧亦何計職位之崇痺功
名之利鈍而屑屑於去就者哉吾然後知鄭侯之
志已決而鄭侯之行不可留也鄭侯既行居正以
交誼之薦可無一言乎居正早識鄭侯有遠大之
器今茲之行尤益驗矣盖忠孝者人倫之大本士
之巍冠搢笏立於朝者孰不曰吾能孝於親矣吾
能忠於君矣然一或功名玷其心富貴蕩其欲者

則當歸養而不歸養及諉之曰惟立揚足以悅親
心亦何事於區區滑瀆之為耶是則非不輕重於
歸養不歸養之得失而所欲愈甚於養親也嗚呼
忠乃孝之推安有不盡孝於親而能盡忠於君者
乎今鄭侯不卑小官及母夫人康強之時陪侍左
右朝夕溫清退而推其孝于於家者施於有政將
母之孝勤王之忠殆兼之矣其觀感興起之餘為
人毋莫不願為大夫人為人子莫不願為鄭侯古
人所謂勸人孝勸人忠者鄭侯有焉鄭侯之名由
是而達於國聞於上是寧知今日之去未始不為
進而後日功名事業之遠且大者又可量耶有問
鄭侯於居正者當以是復之是以序丁酉十二月

送都壯元夏還鄉詩序

歲戊寅後二月初吉吾鄉人都上舍夏新自鄉來
謁予目其貌粹而溫耳其語博以雅問其業則曰
方有志於進取訊吾鄉之事一一中利病予固心
之曰他日興吾鄉者必此人也居數日 上幸成
均館謁宣聖仍策士豪傑之輩翹英振秀雲集於
館下上舍哀然為榜魁居萬人之先 聖上器其
材初試為成均注簿再遷為司諫院右正言僕時
承乏右大夫又與之同僚得其為人廉正慷慨有
古君子之風私幸吾鄉之有此人也今則告謁還
鄉將榮先墳來告余別余曰吾鄉大丘慶尚之臣
邑其山川扶輿之氣宜產出英材迺之何數十年

來文獻彫謝習俗偷惰無文人才士一出於其間
嘗讀韓愈書云閩越土地肥衍有山川禽魚之樂
人不樂為仕有歐陽詹者始舉進士風化翕然彬
彬皆文士竊恨吾鄉處一道管轄之地人物繁盛
非荒遠之比然而若此則非但土風使然亦無唱
明開道為諸生先者存也以余不才僥倖登第今
十五年然足跡不一到吾鄉復何能於其間哉都
君早中司馬試又登黃甲聲名籍甚今是行也衣
錦頂玉焜耀輝光先拜先塋以宣揚朝廷崇文
教重孝理之美意退開慶席與親戚父老懽忻怡
悅一鄉之人莫不于于觀感樂趨文教期必至於
都君而後止嗚呼斯不亦為吾鄉之歐陽也哉况

擢壯元為諫官其所得遠過於歐陽博士則他日
吾鄉文化之行又豈止於閩越而已耶予既壯君
之所為舉此勗之君亦歸語鄉人曰 國家求賢
用古方自隗始是歲七月

送議政府左議政金相公奉使朝京詩序

皇明御宇混一區夏乃眷朝鮮比之內諸侯錫貢
相望成化六年夏五月 帝遣太監金興行人康
浩賜先王謚祭并賜 殿下誥命冠服 殿下祇
承睿渥若寵若驚遣議政府左議政金公奉表謝
恩將行高靈申相公詩以為贐屬 居正 序予惟士
生斯世孰不欲得時行道奉使專對如古列國賢
大夫朝覲聘問者之為哉但天地有離合道里有

通塞遇或不時才或不逮所值有不同者矣
如或光岳氣全文軌攸同生於其間致身公輔才
稱使乎聲名著於一國昭于帝庭者則不亦榮矣
乎哉欽惟 聖天子同仁之化暢遠洽邇罔間大
小我 列聖至誠奉蕃皇眷日隆錫賚便繁 殿
下在初服又荷寵章吁盛矣哉 殿下選公於三
公之中遣之所以重使事也重使事又所以重公
也公以通達精敏之才從容大廷敷奏詳明誦詩
專對此其時矣能達吾王事大之誠益恢 皇上
撫綏之大度將不在此行乎嗚呼吳季札觀禮樂
於衰周尚稱其賢吾東方禮樂文獻之美侔擬中
華八物大夫之能辭命應對者彬彬有人矣堂堂

天朝典章文物之備明良遭遇之盛雅頌制作鏗
鉉炳耀以公之德之才所見益高所聞益卓持以
黼黻乎王猷調燮於廊廟其所得又豈衰世大夫
規規聘問交際之間而已耶易曰觀國之光利用
賓乎王又於公望之龍集庚寅

送日本國京極殿江南藏主詩序

吾聞浮屠氏不三宿棄下東西南北之人也然天
下有離合道里有通塞若南北殊軌交聘不通雖
戶牖堂庭之間尚有胡越者存焉况越航海而遊
者哉恭惟我 殿下受命興運大化無外雖琉球
南蠻之遐域亦皆遠慕輸忱日本氏於隣最近信
使相望今上人又銜主命而來從容專對周旋甚

度 殿下嘉之館待優厚事完將還薦紳諸君子
詩以送之屬予序予惟釋氏之道茫然寂然離塵
絕俗若不屑屑於斯世然以導引三界饒益人天
為心者也吾聖人制為交隣聘問之禮其志亦不
過固國安民而已上人既以脩好兩邦利益人天
為事予可無一言乎我 朝鮮與唐堯並立雖世
通中國而中國不之臣周武王對殷太師亦不之
臣仁風厚俗禮樂文物百代猶存歟後新羅百濟
高句麗三國鼎峙自相雄長日本氏或通或絕高
麗之季文恬武嬉雖島夷竊發而我兩國之好未
嘗廢也恭惟我 太祖威德遠被邊境永謐 列
聖相承至于我 殿下懷綏益薦萬里一家今茲

上人之來蹈鯨鯢鼉鼉之窟涉滄溟不測之險直
造乎大邦觀城郭宮室之壯麗禮樂典章之明備
山河地理之鞏固其必充然而有得者矣歸語其
主益恢我 聖上招撫遠人之大度更敦信義萬
世不替則其所以脩好兩邦利益人天又豈淺淺
哉上人適際同軌大平之時萬里觀光傲睨天地
吸呼風霆極遠遊之壯還坐一室瞑目凝神則凡
九瀛九洲之大皆在方寸中有不可言之妙矣此
可以奉使云乎哉遊方云乎哉

賀茂松府院君尹相公賊中生還詩序

人得天地之心為心天地之氣為氣心為氣帥氣
乃心之充也古君子有遭大難處大變不動心挫

氣者由所存者確所養者大也猝然遇變心撓氣
拙賁育而失其勇孫吳而失其略儀秦而失其辯
者則由中無所主歎然自少者然也吾於茂松尹
公見之歲丁亥巡察咸吉道在途猝聞賊變殺節
度使撫吉州以叛分遣腹心于諸州殺刺史守令
兇徒所在響應公倍道到咸興府是夕賊又作亂
以兵殺監司通判尋移兵抵公所排闥露刃環庭
者如墻公正衣冠端坐不變容色言笑自若賊懼
而退然嘯聚之黨恣行胸臆狙詐不可測公在圍
中者七日處之泰然屹不動心賊感悔或有周旋
左右為公地者公卒全身而還縉紳士大夫相與
慶於朝易城李胤保書以為賀詩者盈卷屬
居正

序予惟孟子曰不動心又曰善養浩然之氣人能
持其心養其氣蘊於內者有素則臨事酬酢不憂
不懼者有不期然而然矣公早負豪傑卓犖之才
擢魏科入翰苑登金步玉長銀臺坐廟堂澤潤生
靈其得於心體之已者如此公高祖栗亭曾祖桐
軒兩先生佐高麗文章道德為世筮龜皇祖大提
學公相我世宗為斯文領袖公清白之操詩禮
之澤得於家庭者又如此是以其所存所養之充
有寬厚雍容之大德凜然不可犯之大節嗚呼死
生豈不大哉刀劔交於前後存亡決於呼吸非真
知輕重大丈夫孰不動心於其間哉孟嘗君以狗
盜逃難范睢以佯死避禍皆出於一時之詭計非

君子浩氣之大者昔桓温欲殺謝安於坐安從容
談笑以折其鋒趙元昊欲殺韓琦盜入帳中琦與
語移時授金帶而還其規模德量之大足以安晉
室而相宋朝今賊變之急急於温昊公處之之難
難於謝韓其盛德偉量精忠大節足以破茲軌之
膽而立奇偉不常之名於後世在當日位三公長
百僚左右聖躬鎮定邦國其所得視晉宋又豈多
讓乎哉是以序

賀金議政續和詩序

殿下之十四年秋七月以上洛君金公為議政府
右議政朝中士大夫相與慶曰 聖明居上又得
賢大夫為相大平之治尤盛矣哉一日 居正 謁相

公與之坐從容言曰我家自忠烈至我凡八世四
公以我不才恐不克肖夙夜祇懼常念驪興府院
君閔公贈我皇曾祖翼元公詩有戰兢之語此古
人朋友箴戒之義而忠君愛國之意隱然於其間
浩亭河文忠公叙之獨谷成文景公金陵奉使端
木先生詩之翼元敬承終身不怠宜我子孫萬世
家範也將欲續和於薦紳諸先生幸子有一言予
惟自古世臣舊德之家重珪疊組世濟其美者莫
不由祖宗忠厚勤儉積累之深而子孫戒懼謹守
承籍之厚也未聞子孫驕奢喪德以守家法也金
氏自麗祖統三之後服勞王家世篤忠貞忠烈當
主危國弱之時忠勤積慮夷險不變扶翊王室誅

除權姦東征南討鎮定封疆位侍中年躋九袞功
烈之盛古今無比繼而文英貞簡克紹前烈貞簡
又位政丞大有施設五傳而至翼元以文武經濟
之才翊運開國扶義定社再長百僚夾輔贊襄豐
功偉烈蔚為勲盟之首乃子乃孫忠孝為心克遵
家法相公以寬厚之量英偉之才遭遇 聖明蜚
英顯隆而丙子之變先事審幾剗除羣兇勲高佐
翼誓以帶礪今又位冢宰總百官功名事業之盛
冠冕一時忠烈翼元之業尤有光矣此不亦祖宗
積累之深而子孫承籍之厚耶予嘗念宋朝王晉
公手植三槐於庭曰後世子孫必為三公者夫以
常情度之善惡報應子孫興衰皆出於偶然天未

嘗必報於人人未嘗責報於天晉公之言疑若蒼
茫無端也而其子魏國果為三公如合左契是殊
不知積善有慶潛德發幽如種而獲理之必然無
復疑者也况我金氏累世忠勤功存社稷澤在民
心子孫食其報為公卿代不乏人者亦理之自然
而天道之不誣也相公功高一代位極人臣猶且
謙恭畏慎夙夜匪懈以翼元之所以戰兢者為心
且其享富貴贊大平上洛之慶愈遠而昌益大以
振也使後嗣子孫體相公之心戰兢自持服膺勿
失則衮衮方來之慶容有既者乎嗚呼漢之石氏
一門萬石而當時稱孝謹袁氏四世五公而後史
羨其仁厚吾東方世族之盛莫如上洛而上洛之

八世四公近古未有况又謙恭如是戰兢如是未
知當時之稱譽後史之歸羨當何如也非敢為佞
直書其事而羨之且以勉後嗣云蒼龍戊子

皇華集序

王道興雅頌作而致治之跡有可得而考矣在昔
成周之盛如大明皇矣棫樸旱麓之詩皆足以鋪
張盛美以新一代之制作矣然置官採詩雖以槍
曹之微亦得列國風之末詩之不可廢也如是况
詩者本乎性情之真發於咨嗟詠嘆之餘間有上
勞下下頌上關於世教合乎風雅之正者則大雅
君子尤有所取之 皇明馭宇薄海內外固不臣
妾我 朝鮮世被聲教詩書禮樂有古文獻之風

聖天子誕膺天命光登寶位茲者冊立皇儲示天
下端本乃遣戶部郎中祈公順行人司左司副張
公瑾來使我邦兩先生皆以溫柔敦厚之資雄偉
豪傑之才周旋使事從容甚度其暇日則陟降原
隰周覽景物凡山川地理民風國俗觸於目諷於
口牢籠殆盡鏗乎墳簞之迭奏憂乎金石之相宣
雄篇傑作愈出愈奇其所以觀風察俗之意蔚然
於其間 居正奉王命為遠接使迎送于鴨江陪侍
杖屨蓋浹四旬其於酬唱亦獲聞緒餘吁幸矣我
兩先生之還我 殿下欲壽詩不朽命書局刊印
以修其行 居正竊念詩三百篇古也四牡皇華皆
遣使臣而作其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又曰載

四傳文集四
馳載驅周爰咨諏夫受天子之命駕四牡馳原隰
常若不及則凡所以宣上德而達下情詢咨諏度
者宜無所不盡其心此皇華大夫之所以為賢而
周雅之所以為盛也今兩先生之才之美即周雅
之大夫其詩即四牡皇華之遺響是豈可以不列
於皇明制作之班乎兩先生之還其以是篇獻
諸天子播之絃誦以續夫周雅之正則我 國雖
小有古箕子存神之妙其所採錄亦不必後於檜
曹者矣抑因此 聖天子不鄙夷遠人之大度我
殿下畏天事大之至誠兩先生得使臣之體吾東
韓風化漸漬之深者亦皆揄揚金石鏗錡振耀於
無窮矣何幸得見大雅之復於今日乎蒼龍丙申

東文選序

乾坤肇判文乃生焉日月星辰森列乎上而為天
之文山海岳瀆流峙乎下而為地之文聖人畫卦
造書人文漸宣精一中極文之體也詩書禮樂文
之用也是以代各有文而文各有體讀典謨知唐
虞之文讀訓誥誓命知三代之文秦而漢漢而魏
晉魏晉而隋唐隋唐而宋元論其世考其文則以
文選文粹文鑑文類諸篇而亦槩論後世文運之
上下者矣近世論文者有曰宋不唐唐不漢漢不
春秋戰國戰國不三代唐虞此誠有見之論也吾
東方檀君立國鴻荒莫追箕子闡九疇敷八條當
其時必有文治可尚而載籍不存三國鼎峙干戈

日尋安事詩書然在高句麗乙支文德善辭命抗
隋家百萬之師在新羅入唐登第者五十有餘人
崔致遠黃巢之檄名震天下非無能言之士而今
皆罕傳良可嘆已高麗氏統三以來文治漸興光
宗設科取士睿宗好文雅繼而仁明亦尚儒雅豪
傑之士彬彬輩出當兩宋遼金搶攘之日屢以文
詞得紆國患至元朝由賓貢中制科與中原才士
頡頏上下者前後相望 皇明混一光岳氣全我
國家 列聖相承涵養百年人物之生於其間磅
礴精粹作為文章動盪發越者亦無讓於古是則
我東方之文非漢唐之文亦非宋元之文而乃我
國之文也宜與歷代之文并行於天地間胡可泯

焉而無傳也哉奈何金台鉉作文鑑失之踈略崔
瀛著東人文散逸尚多豈不為文獻之一大慨也
哉恭惟 殿下天縱聖學日御經筵樂觀經史
以篇翰著述雖非六籍之比然亦可見文運之興
替命領敦寧府事臣盧思慎吏曹判書臣姜希孟
工曹判書臣梁誠之吏曹參判臣李坡暨臣 居正
裒集諸家所作粹為一帙臣等仰承隆委採自三
國至于當代辭賦詩文若干體取其詞理醇正有
補治教者分門類聚釐為百三十卷編成以進賜
名曰東文選臣 居正 竊念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蓋天地有自然之文故聖人法天地之文時
運有盛衰之殊故文章有高下之異六經之後惟

漢唐宋元皇朝之文為近古由其天地氣盛大音
自完無異時南北分裂之患故也吾東方之文始
於三國盛於高麗極於 聖朝其關於天地氣運
之盛衰者因亦可考矣况文者貫道之器六經之
文非有意於文而自然配乎道後世之文先有意
於文而或未純乎道今之學者誠能心於道不文
於文本乎經不規規於諸子崇雅黜浮高明正太
則其所以羽翼聖經者必有其道如或文於文不
本乎道背六經之規護落諸子之科曰則文非貫
道之文而非今日開牖之盛意也然今 聖明在
上天地氣盛人物之應期而生以文鳴世者必于
于而與焉亦何患乎無人也臣雖不才尚當秉筆

族之戎成

送印上人詩序

客問於 居正曰儒者之於浮屠氏可交遊乎曰可
曰亦不可曰先生既曰可又曰不可何耶曰浮屠
氏圓頂方趾橫目豎鼻言人之言食人之食於交
遊何不可乎浮屠氏不耕不織無父無君恃人之
倫絕人之事於交遊可乎曰然則先生之可之者
可其人而已不及於其道其心也不可者不可其
道而已不及於其人其心也將何以可不可於浮
屠之交遊耶曰是當可其可者而可之不可其不
可者而不可之何難乎哉今有浮屠氏於此其人
可其心亦可安可以道之不可而不可之乎其可

既不可其心又不可安可以人而可之乎古之名
賢大儒有取於浮屠氏而可之者唐曰韓退之柳
宗元宋曰歐陽脩蘇子瞻退之於大顛其可之
者具寄宗元書宗元之於浩初其可之者倍於退
之歐之於惠勤可之之篤子瞻序之詳子瞻之於
佛印可之之深雜出於詩文之四子者之可之者
可其人也其心也不可以道之不可而終不可
交遊也居正之喜與浮屠氏遊者蓋取法於四子
矣予於印上人未嘗目其貌耳其言今族子崔永
灝語予曰上人年芳學碩喜與吾儒者交遊將省
毋鎮江交遊者皆詩之求文於叔予曰予於印雖
不相識聞永灝之言實僧名而儒行者矣又以居

正為儒老而納交焉其人也其心也雖欲不可之
得乎予之可之而文之可也予欲可上人以顛也
初也勤也印也上人其可予以之韓之柳之歐之
蘇者乎上人名釋印號明鏡云

送池先生臣源西遊詩序

古者男子生而棄弧蓬矢射上下四方示有事乎
遠遊也是以後之文章豪傑之士亦皆遠遊覩夫
恒華衡岱之隆崇也江河海瀆之深廣也樓臺亭
榭之形勝也車舟道里之遠近也無不歷覽以壯
吾之氣又訪古昔聖賢帝王之遺跡高人才士之
往躅考其成敗得失之由以至風土之淳澆物產
之鉅細亦莫不致其知以廓吾之量終入帝都觀

夫城郭宮室之壯麗也禮樂文物之彬郁也公卿將相之雄偉也然後極其吾之大觀而施之於文章政事之間其遊也豈偶然哉嗚呼士生天地間無志於功名政事則已如或有志捨遠遊何以哉居正亦志遠遊者但生在海隅不能遍覽况天下乎嘗以是惴惴焉惟寡陋是恨或有解之者曰能讀萬卷書不必遊萬里地古人所謂不出戶而知天下者是也予獨以謂不然去年奉使如京師渡遼渤歷間碣經幽薊直造乎燕都觀上國之光亦可以少償夙志矣然俯伏明庭拜天子穆穆之容以近耿光而已不得一掉鞅於公卿士大夫之間以揖餘芬惜哉其勢然也昔吳札朝周觀禮樂於

廟而人稱其賢蘇轍入京師謁韓太尉歐陽學士自以為極其大觀居正雖不才後於吳札蘇轍亦未嘗不慊然自恧也巨源氏能讀萬卷書方有志於功名文章以能通譯語奉使西遊者不一再矣繼此來往亦未知其幾也其遊覽所得壯其氣廓其量者可量乎哉况今天子仁聖一視同仁待我朝鮮恩數異於諸蕃巨源氏以專對之材之美揚休于庭若於奉天殿賜一前席退謁閣老翰苑諸先生得如歐如韓者極其大觀則其所得知何如也豈不踰於居正之所得萬萬乎哉以之而為文章則踈宕發越若江河之沛然施之政事則恢恢乎遊刃有餘地矣夫然後亦可以無負於弧

矢之始事矣豈不快然可樂乎哉巨源氏以謂何如戊戌

譯語指南序

人生天地之間囿於形氣之中既有形氣斯有聲音然四海八荒之天風氣不同故語音亦異吾東邦自殷太師受封以來禮樂文獻倣擬中華但語音不得不局於風氣是可嘆已歛惟 皇明馭宇文軌攸同我國家 聖聖相承至誠事大設承文院司譯院講隸官專習華音其所習則曰直解小學曰前後漢書曰老乞大曰朴通事曰童子習等書然皆譯其言語文字而已如天文地理草木禽獸之物之類未嘗有譯學者病之我 聖上留意譯

學命判中樞府事臣李克培吏曹參議臣金自貞行司果臣張有誠黃中等集中國名物等語譯以本國諺字於是與承文院官臣李幹臣池達河譯官臣金許義臣閔墻臣唐孝良臣金渚臣韓顯臣權寬等博採廣議分門類聚哀為六十一條編成以進 賜名曰譯語指南許令繡梓命臣居正序之居正竊念古之聖王建萬國親諸侯必設重譯之官以通蕃漢之情周有大行人歷代仍之設四方館謂之象胥皆所以一視無外之意於是國於天地之間九州之外雕題窮髮交趾之流梯航畢至各以國語達于 帝庭無非出於畏天事大之義况 太祖高皇帝待我 朝鮮比之內諸侯

列聖以來眷佑有加 錫貢相望歲不絕書非荒
服之比譯語所係至重恭惟 世宗神思睿智高
出百玉始製諺文譯華語千變萬化無所拘礙此
譯語指南所以得成也嗚呼前聖述之於前而後
聖繼之於後皆為尊中國謹侯度而設非直為言
語文字之間耳因此而求之則韻書所謂七音四
聲之清濁經緯皆極其蘊奧而天下萬國之聲音
亦可觸類而皆通矣猗歟盛哉戊戌

七榜聯芳序

國家用人唯科舉最重吾七榜諸子皆以明體適
用之才翹英振秀得綴名科為明時用以予不才
亦獲齒列於其間僥倖則誠僥倖矣因錄諸君子

姓名名曰七榜聯芳客有過而見者曰錄之謂何
曰志不忘也曰七榜何曰進士也生負也初試也
重試也又別試也拔英試也登俊試也曰聯芳何
曰聯者連也芳者古之人有譬德於馨香者多矣
曰間有武舉諸榜而獨言七榜何曰文之與武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曰尾亦有雜科諸榜而不言何
哉曰猶春秋之法書大國而略附庸之意也客笑
去蒼龍戊子

四佳文集卷之四

